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一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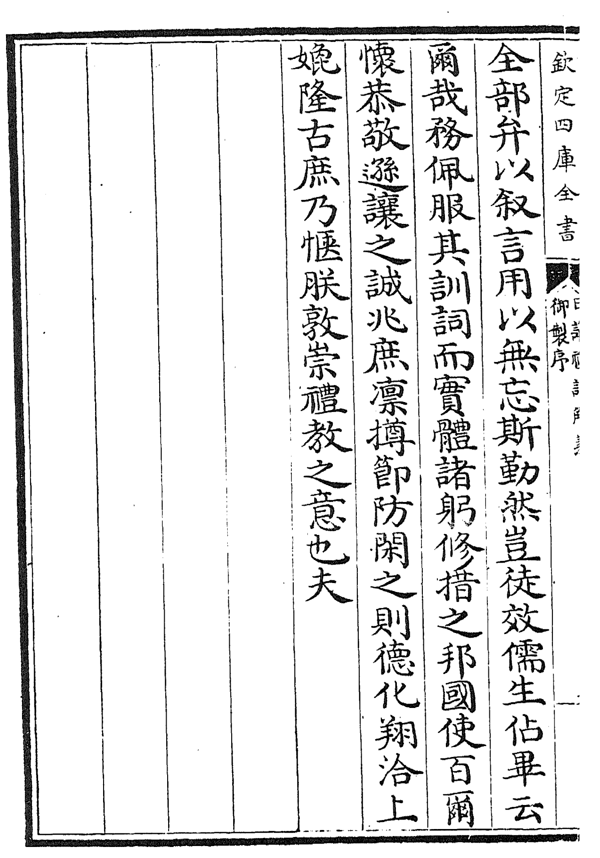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聖祖仁皇帝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

朕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誠以禮者範身之具而興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類紛綸莫可紀極聖人起而整齊之法於天則於地順於人達於時協於鬼神斟酌損益以定其品節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惡勞之心而予以從善棄惡之道蒸蒸焉日蹈履於

中正而不敢越蓋非有以強之也率乎其理之所安而已其綱有三百其目有三千大者在冠昏喪祭朝聘射宴之規小者在揖讓進退飲食起居之節循之則君臣上下賴以序夫婦內外賴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婭賴以順而成反是則尊卑易位等殺無章家未有能齊而國未有能治者故曰動容中禮而天德備矣治定制禮而王道成矣嘗遐觀三代禹湯文武惇叙彛典以倡導天下而其時之諸侯秉禮以守其國大夫士遵禮以保

其家下至工賈庶人畏法循紀以世其業嗚呼何風之
隆哉朕企慕至治深惟天下歸仁原於復禮故法宮之
中日陳禮經講習紬繹葢不敢斯須去也慨自嬴秦焚
燒典籍禮乃滅亡漢興崇尚儒學禮經始顯傳之者十
三家而戴德戴聖為尤著聖所傳四十九篇即所謂禮
記者是已迨程子朱子出表章學庸遂開千古道學之
統其餘四十七篇雖雜出於漢儒亦皆傳述聖門格言
有切身心要旨朕熟之復之靡間寒暑積有講義裒成



全部弁以叙言用以無忘斯勤然豈徒效儒生佔畢云爾哉務佩服其訓詞而實體諸躬修措之邦國使百爾懷恭敬遜讓之誠兆庶凜撙節防閑之則德化翔洽上媲隆古庶乃愜朕敦崇禮教之意也夫

御製日講禮記解義序

皇祖聖祖仁皇帝稽古右文命儒臣日值講筵五經通鑑以次進講薈萃羣言發明旨要臚為解義積有成編譯以國書頒示中外各製序言弁其端而授諸梓易書詩三經先竣春秋若干卷刻於雍正年間惟禮記卷帙浩繁藁本存繙書房久之未竟厥業朕御極之初允儒臣請纂脩三禮義疏因取日講禮記解義原本叅校異同歸於一是并命翻譯授梓以備五經之全敬列

皇祖御製原文於前而略述大概以誌成書歲月惟禮記出自漢儒然多本於七十子之所傳習如大學中庸二篇既經有宋大儒定為孔氏遺書訓釋而列於學官其他精言奧義往往與易詩書春秋相發明非董仲舒揚雄輩所及葢其來有自去聖人之教固未遠也雖月令王制附益其閒有以啓後人疑議而先王之制所傳各異事之不可考而說之不可強同者亦已多矣依文立訓以存舊觀說經之通例也抑班固有言六經之道同

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豈惟其文而已葢將以章志貞教大其坊與天下臣民共之仰惟

聖祖序言所謂體諸躬修措之邦國者禮之實而明經之大用也因言以求其義因義以達其用夫豈章句訓詁之足云敢申言之以闡

至訓

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旨開載監理總裁提調纂脩監造諸臣名銜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現任總裁官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事加十三級臣張廷玉

現任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子少師刑部尚書加二級紀錄一次臣汪由敦

原任總裁官

原任經筵講官起居注官太傅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兼管兵部事務仍兼翰林院掌院事加十三級 臣 鄂爾泰

原任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管兵部尚書加八級 臣 朱軾

原任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加三級紀錄四次 臣 甘汝來

原任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暫行兼管戶部事務教習庶吉士紀錄一次 臣 陳大受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甘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紀錄十二次又軍功加級紀錄一次 臣 尹繼善

原任吏部尚書紀錄三次 臣 楊名時

原任太子少保尚書銜教習庶吉士加二級臣徐元夢
原任兵部尚書紀錄三次臣彭維新
原任禮部侍郎紀錄三次臣李清植
原任刑部右侍郎銜管禮部侍郎事加一級紀錄一次臣王蘭生
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四級紀錄三次臣李紱
原任宗人府府丞臣任啓運
翰林院侍講品級頂帶臣方苞

現任提調官

內閣侍讀紀錄二次臣舒興阿

翰林院編脩紀錄五次臣佟保

原任提調官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今陞刑部右侍郎加一級紀錄一次臣兆惠

署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加二級紀錄三次臣雙慶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禮科給事中兼佐領軍功加一級紀錄一次臣岱圖

原任內閣侍讀今補授刑部員外郎兼佐領紀錄三次臣赫泰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甘肅安西道紀錄一次臣文綬

現任纂脩官

國子監助教加三級臣潘永季

原任纂脩官

原任山西吉州知州臣王文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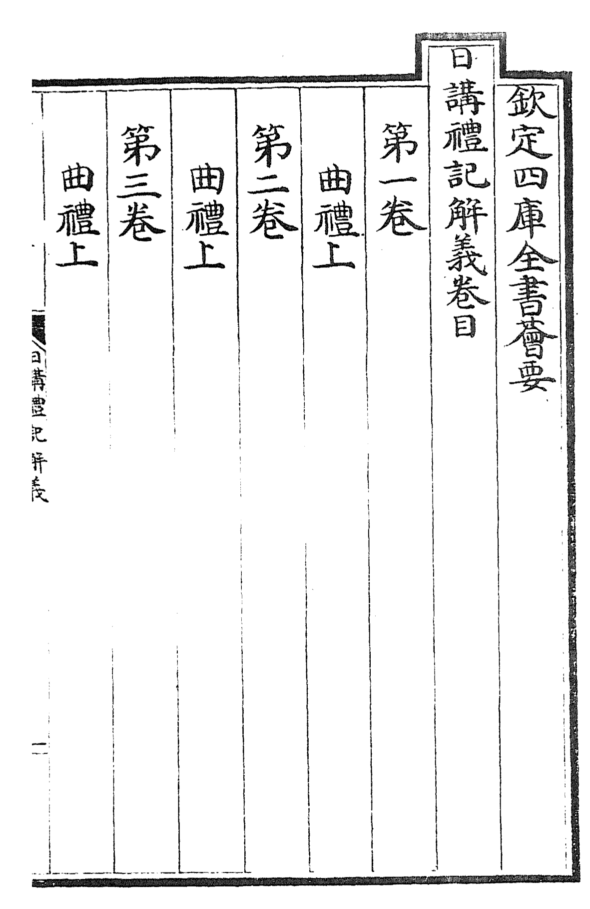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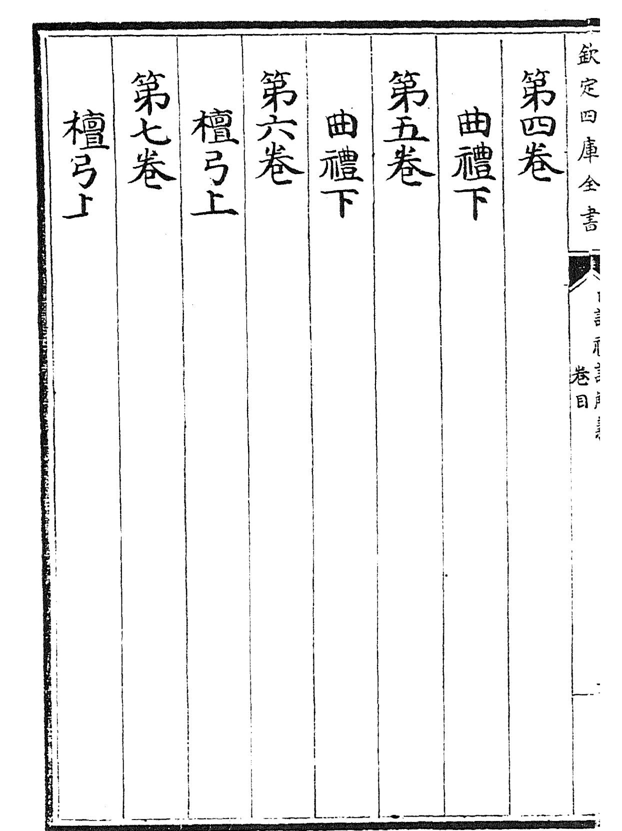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級紀錄八次臣永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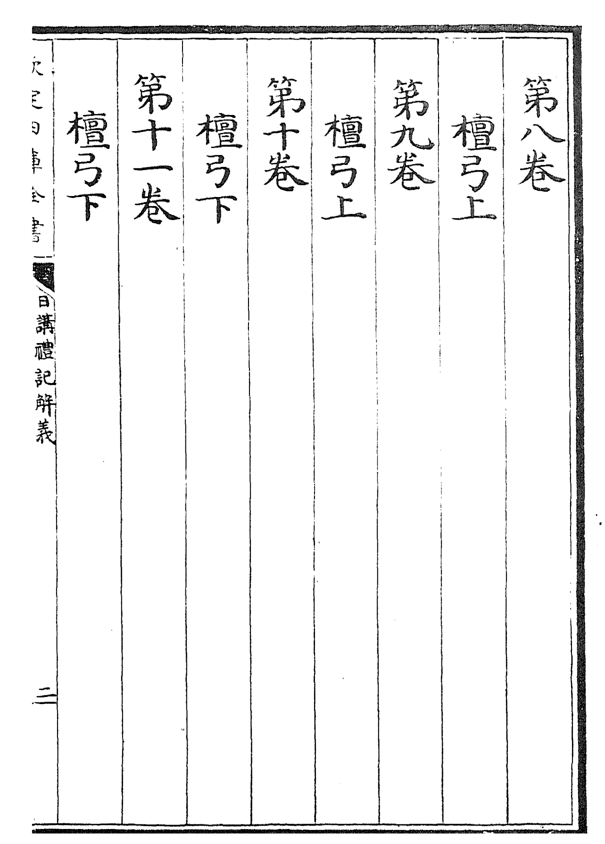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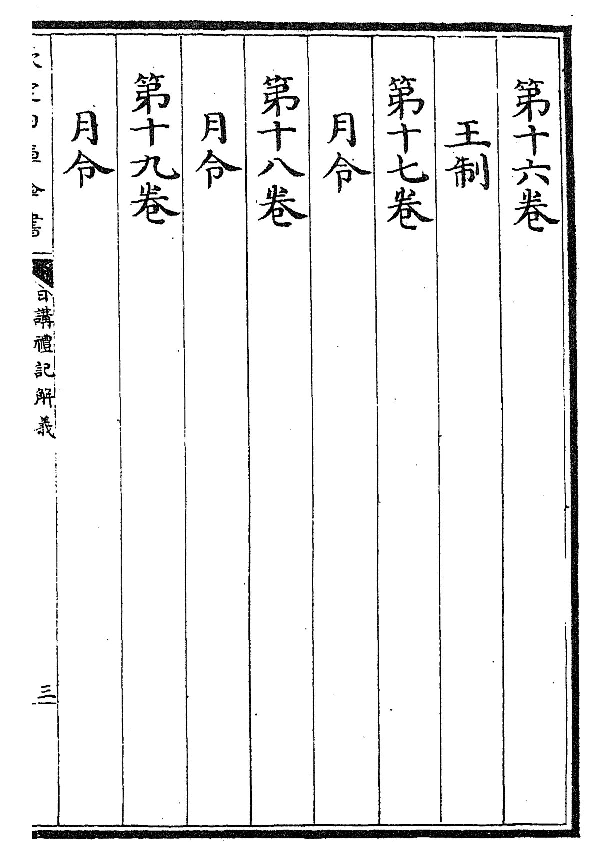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錄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二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庫掌臣吉蘭泰
庫掌臣保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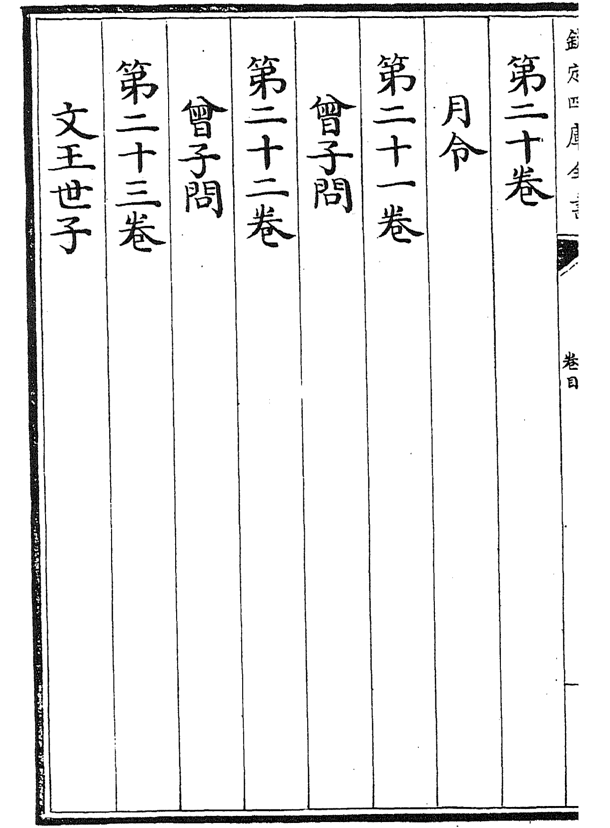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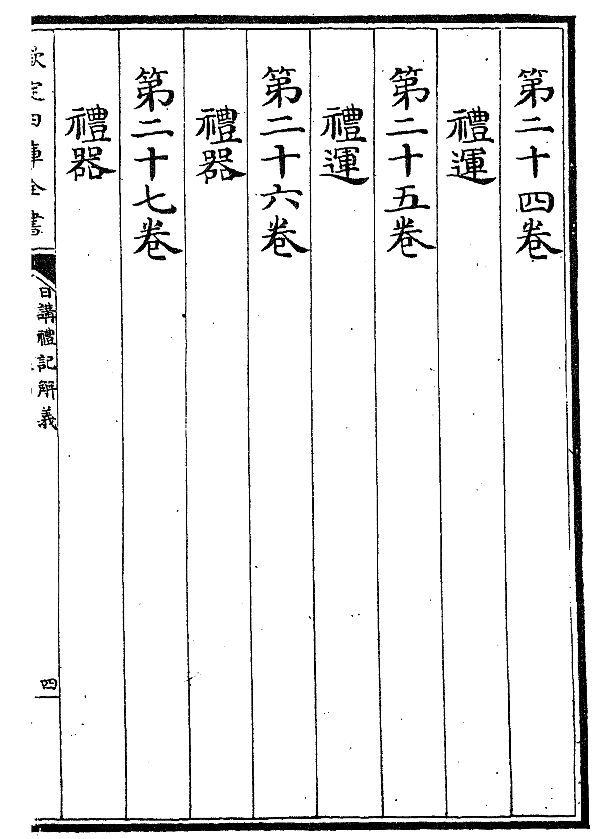
日講禮記解義卷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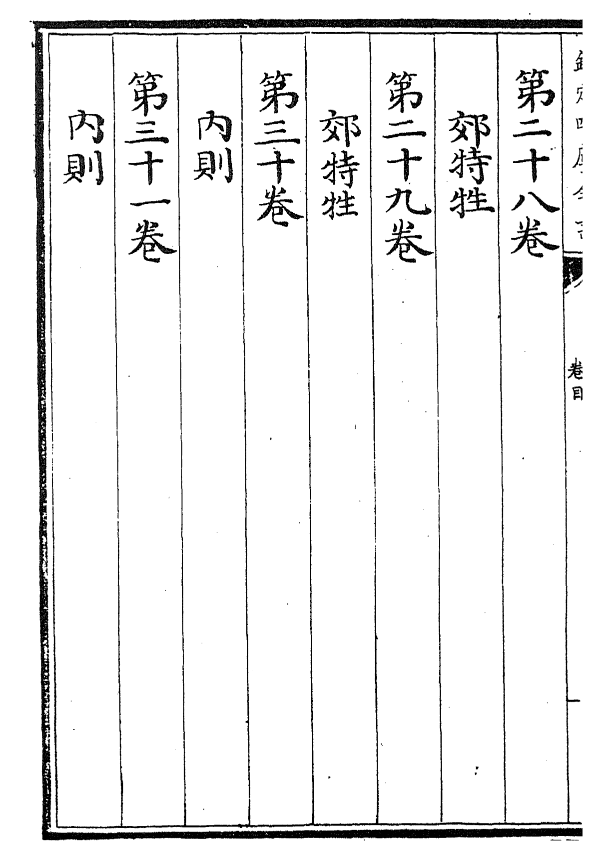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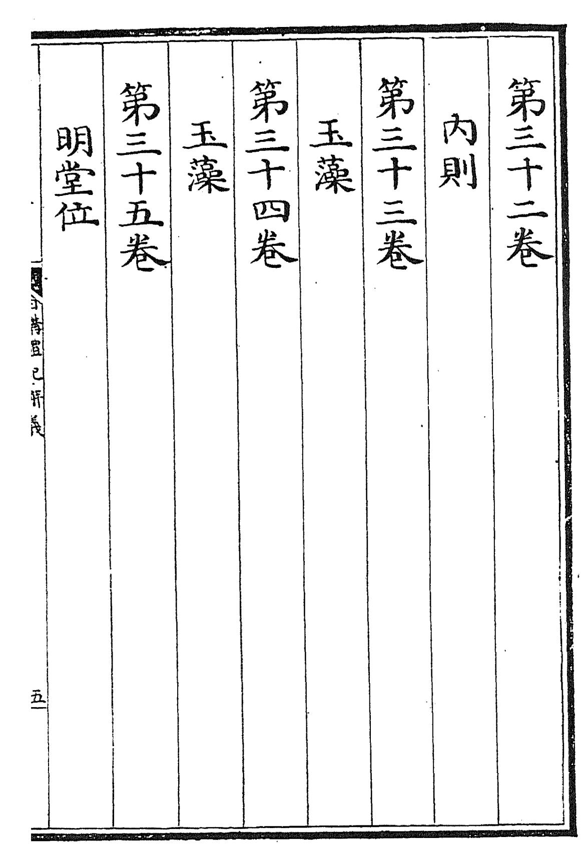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二卷

内則

第三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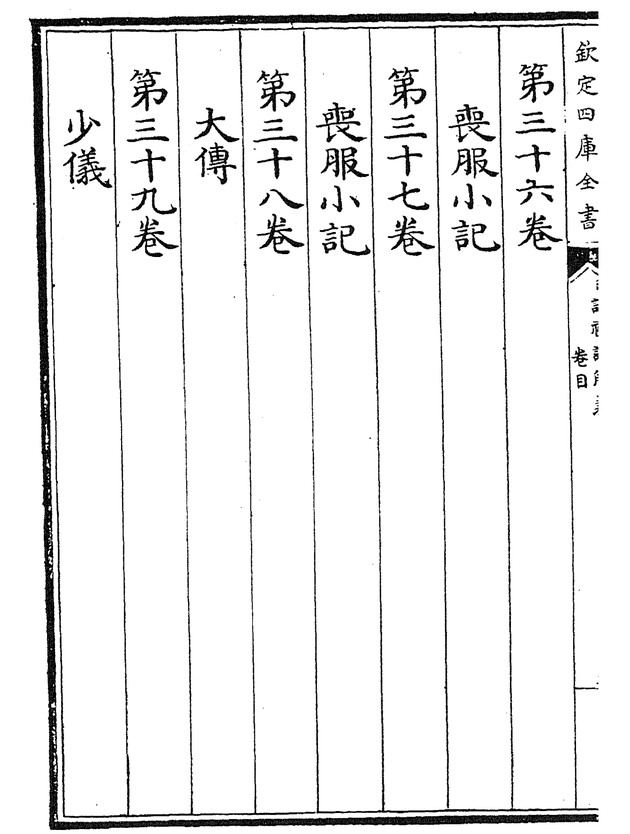
玉藻

第三十四卷

玉藻

第三十五卷

明堂位



第三十六卷

喪服小記

第三十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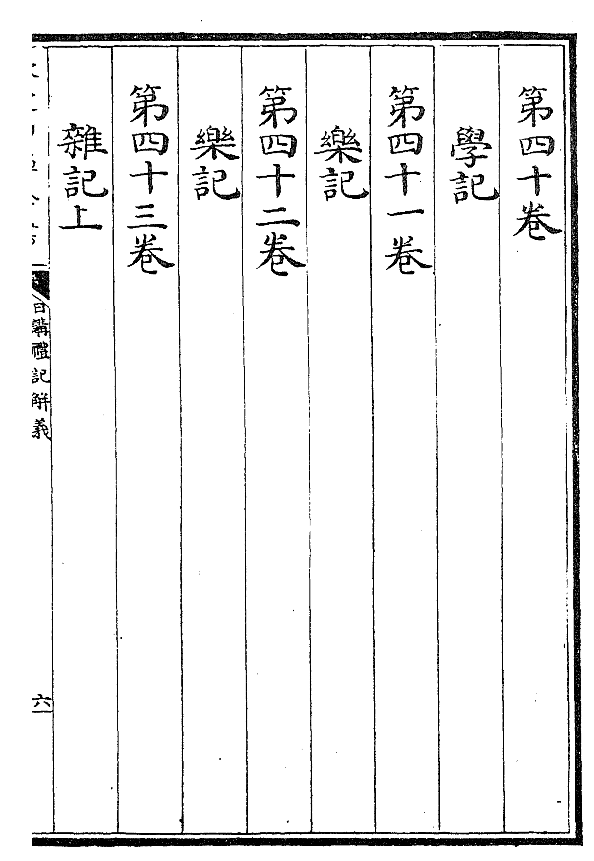
喪服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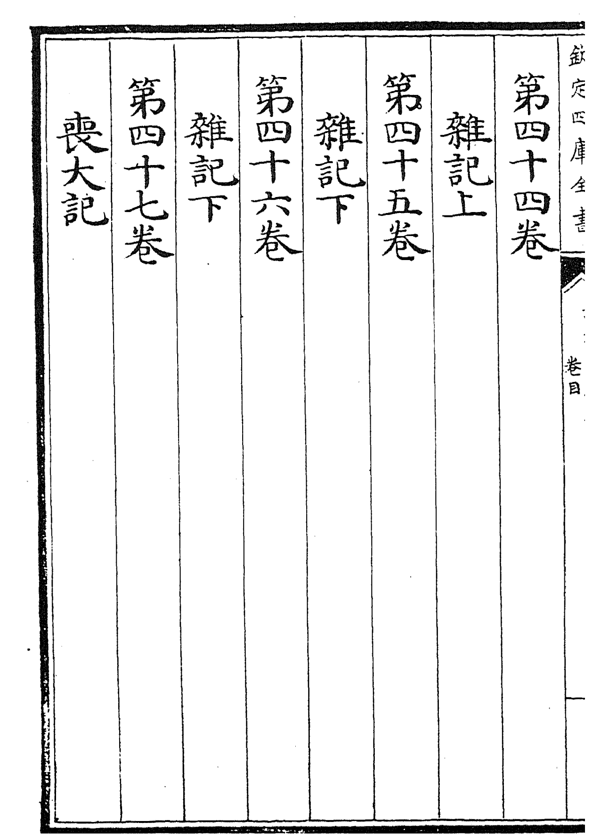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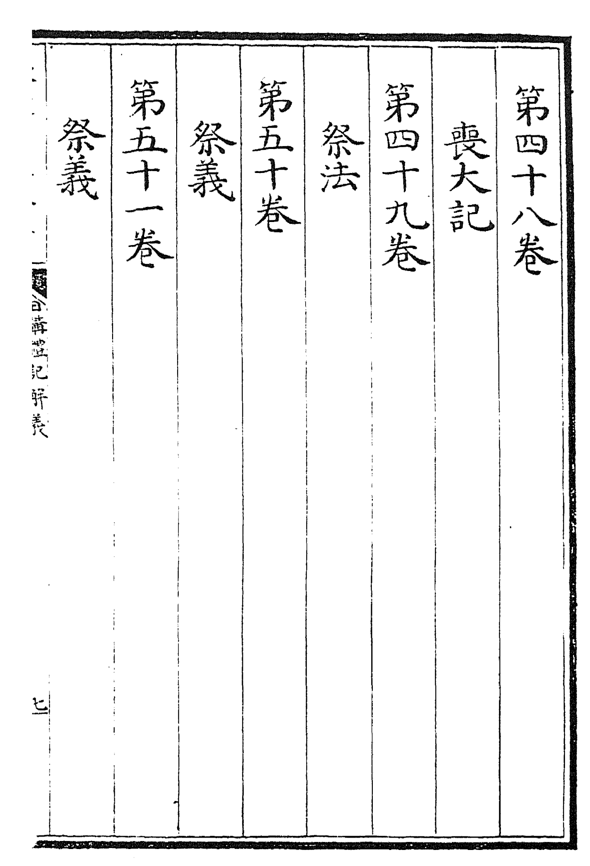
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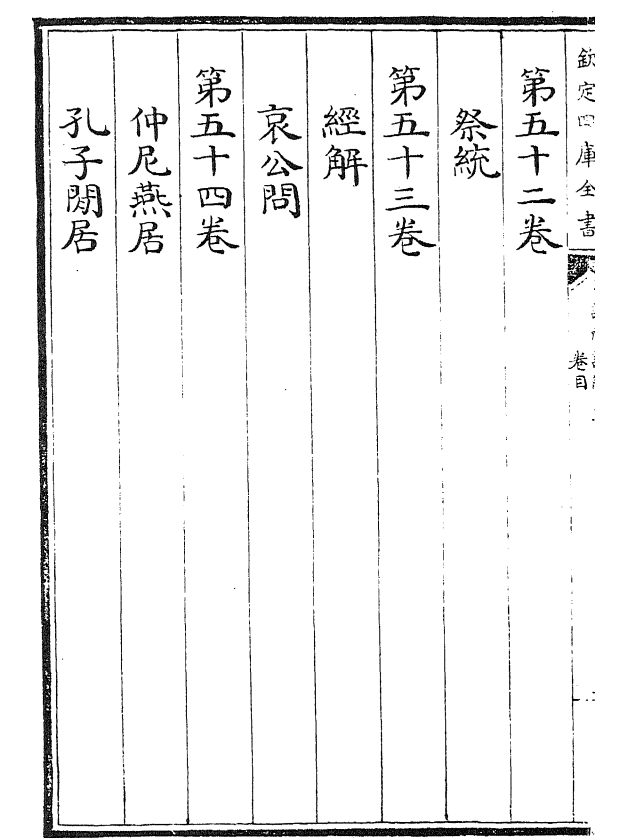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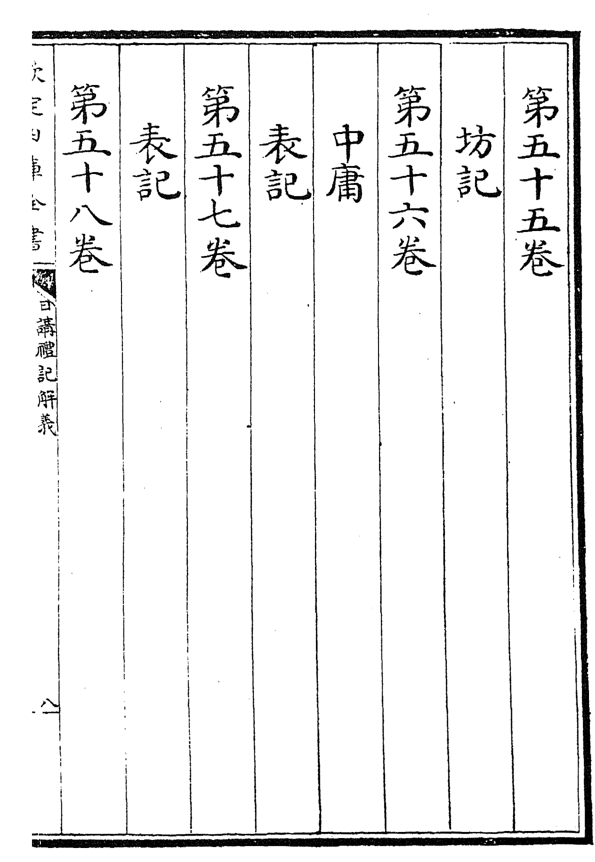
少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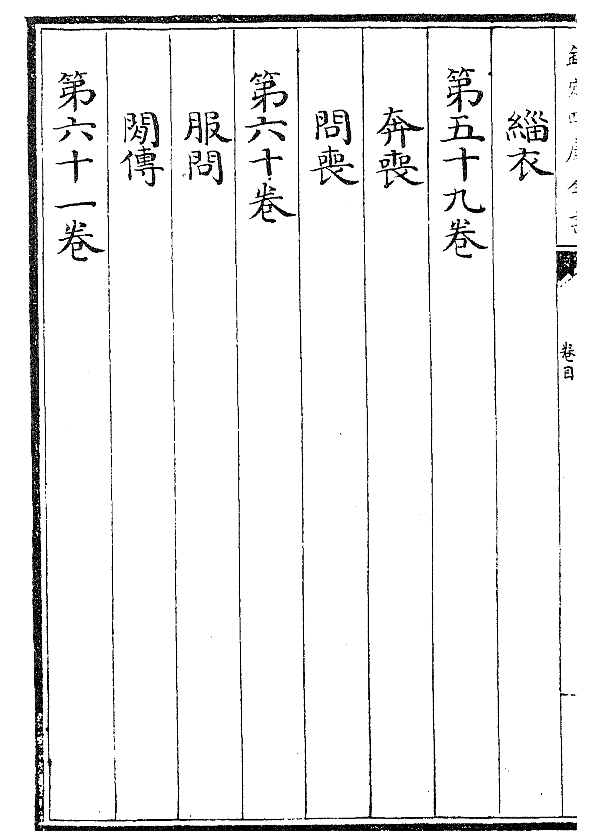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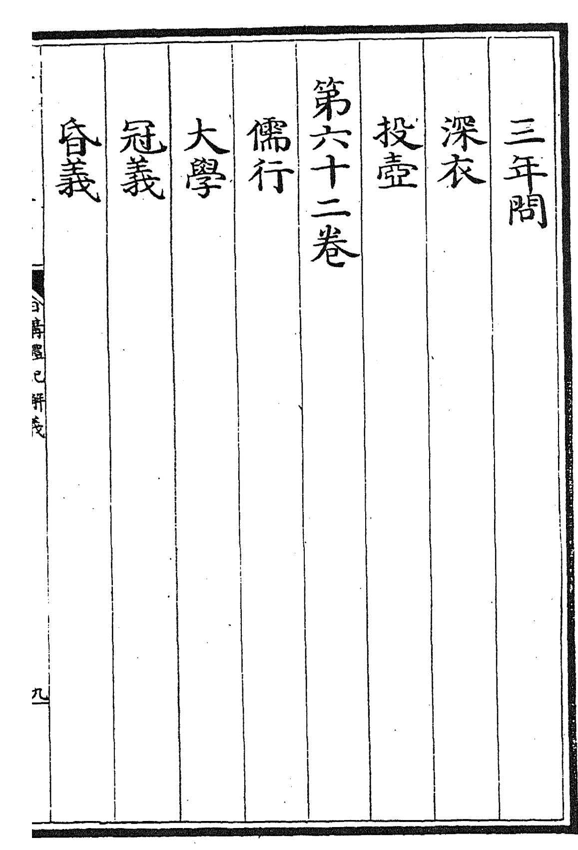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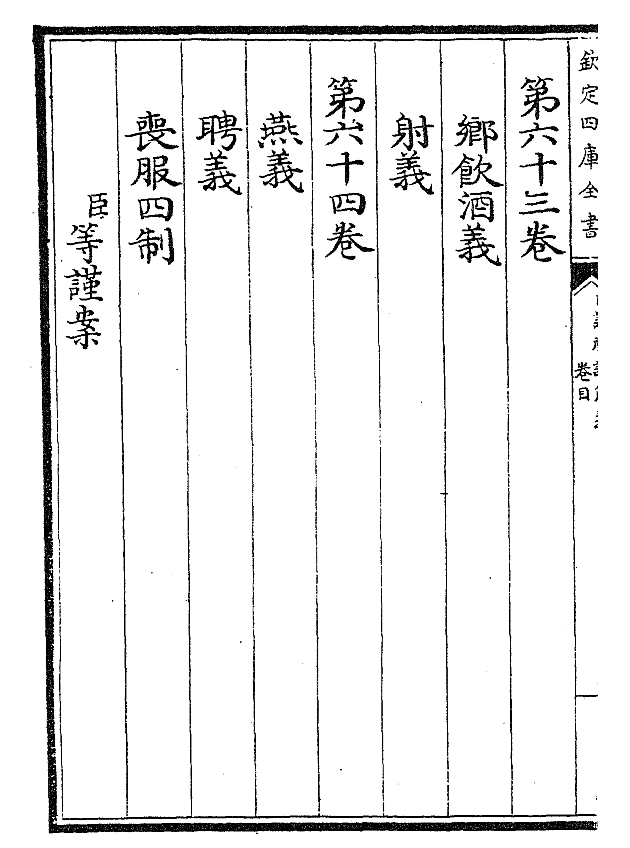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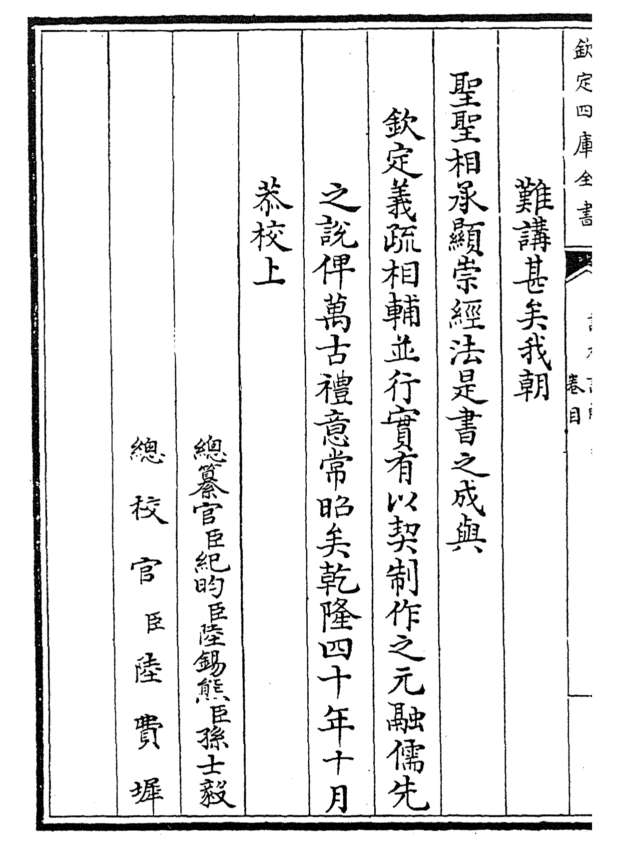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定未及成書

皇上御極之初復

命儒臣取繙書房所存藁本參校訂論授梓頒行禮記自二戴分門王鄭異注閱歷唐宋專家或寡魏了翁有言博士諸生不過習其句讀苟不得義則諉為漢儒之說棄不復講衛湜直歸其咎於孔穎達芟落異鄭之說蓋禮之



難講甚矣我朝

聖聖相承顯崇經法是書之成與

欽定義疏相輔並行實有以契制作之元融儒先之説俾萬古禮意常昭矣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日講禮記解義卷一

禮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皆人性所固有而非偽貌飾情之具也原其所起則高卑定位而禮立焉萬物散殊而禮行焉聖人循天秩之自然而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饗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凡所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未有外於此者粤自唐虞以至三代遞有損益而於周為盛

蓋周公輔成王致太平述文武之德監夏商之尚以制為禮郁郁乎文故孔子曰吾從周今所傳周禮儀禮蓋其遺也迨周末文勝正禮浸失於是孔門七十二子之徒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以為之記繼遭秦火禮益散亡至漢武帝時周禮雖得自河間獻王未有傳習之者惟儀禮則傳於漢初高堂生以授蕭奮蕭奮授孟卿孟卿授后蒼后蒼授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大戴氏以所得先儒所記

禮書百餘篇刪存八十五小戴氏又增損為四十三以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後馬融傳小戴之學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是也昔人嘗論禮記雜出於諸儒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文義頗多牴牾然河南程子則謂其傳聖門之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有至理王制禮運禮器多傳古意橫渠張子謂出於聖門二三子之傳惟講解各異故辭命

不能無害至如禮文不可不信新安朱子謂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然則禮記之與周禮儀禮相為表裏輔翼而行也久矣今考本文自大學中庸既經程朱表章列於四書其四十七篇雖容有漢儒附會宜於精擇者而其為聖賢之格言先王之遺制則無一而不本於人性之固有因天秩之自然返而求之自學者以至聖人自一身以及天下

胥受治焉可以其為形器之粗而略之哉

曲禮上

曲禮者古禮經之篇名後人以編簡多故分上下案禮器有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氏康成等曰經禮即周禮曲禮即儀禮而朱子以為經禮乃今之儀禮則以儀禮為曲禮者未可從矣呂氏大臨曰節文之不可變者為經即今所傳之儀禮其篇末稱記者記禮之變節為曲禮而朱子以為儀禮中亦自有變則

專以曲禮為變禮者又未可從矣吳氏澄曰曲者一偏一曲之謂曲禮蓋謂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全文其為委曲曲折之解者亦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此述古曲禮之言以見主敬為行禮之本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曲禮有曰學以禮為先禮以敬為本凡身之所處必毋一時一事之不敬而後此中有主其見於外者必儼然而若思焉安定乎其辭焉以是而

臨民則安民之效豈外是哉案開宗明義即揭以毋不敬一言不惟可貫全書而并可該聖學若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無非是者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張子曰事主於敬則無過舉也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則民可望而知也學者必自此推類朱子曰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哉敬者之效也真氏德秀曰

凡四言而脩身治國之道畧備其必聖賢之遺言與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此言以禮節情之學也夫人情之易流也甚矣是故敖當戒而不可長也欲當窒而不可從也志宜廣而不可滿也樂宜節而不可極也蓋理涵於心而心麗於氣苟任其發而流焉則微者愈微而危者愈危矣其在聖人能以敬勝無慮乎敖之長也能以義勝無慮乎欲之從也所見者大無慮乎志之滿也所得者

真無慮乎樂之極也下此則當戒其已甚故必以禮節之朱子曰敖不可長以下不知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詞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此即賢者以示人平情之用崇德之方也賢者之心公而明故於所狎而能敬之於所畏而能愛之愛焉而又知其惡憎焉而又知其善積之厚而能散以與

人安所安而能遷以從義此皆人所宜法也朱子曰六句文義大同皆蒙賢者二字為文言皆衆人所不能唯賢者乃能之耳舊注非是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此言利害之機而欲人審於所處也趨利避害雖人之情而必有義焉故財者人所欲也臨財必審其當得與否而毋苟得難者人所畏也臨難必審其當免與否而毋苟免很者與人爭者也孰不好勝而我則

毋求其勝分者與人共者也孰不貪多而我則毋求其多以是而省身克己斯義不可勝用矣棄為得為免起於一念之茍遂至無地以自處為勝為多起於一念之求遂至無地以處人然則人之所以居心御境者無他亦惟無所茍焉無所求焉而已矣積而充之則毋茍得者一介不取可也毋茍免者守死善道可也毋求勝者犯而不校可也毋求多者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可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此言質疑者貴乎虛心也朱子謂兩句須連說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人苟有所疑於其事而就正於人則毋得執一成說以為斷但直陳所見聽彼決擇而勿專務强辨據而有焉庶不至於偏蔽而疑可釋矣案直而勿有即是申說毋質之意所以虛心而求盡乎事物之理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

此言坐立之法也注以夫為丈夫之事朱子曰劉原
父云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
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
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
若夫二字失於刪去人不可以斯須而不敬故一坐
也如尸焉一立也如齊焉蓋人心之所甚嚴莫嚴於
祭祀程子謂如尸如齊所以養其志者是也
禮從宜使從俗

此言行禮之貴於時中也禮非以強世必從乎宜使非以自專必從乎俗應氏鏞曰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若失宜而違俗則非所以為禮非所以為使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此言禮之用至切於人也夫禮者本乎天秩而周於民用倫有親疏以此定之如五服有精粗重輕之類

是也情有嫌疑以此決之如男女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之類是也事有同異以此別之如車服器用之有等殺鼎俎籩豆之有竒耦之類是也理有是非以此明之如冕純從衆拜上違衆之類是也案此節葢通五禮而言䟽列五服之内大功以上諸條特以服制例之耳陳氏澔引之不詳學者因以此節專為喪禮而發誤矣吳氏澄曰定親疏禮之仁也決嫌疑禮之義也別同異禮之禮也明是非禮之智也統言之

只是一禮細分之便屬四德存乎善會而已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此言禮有至正之則也說悅同人能得乎禮之至正不惟有以自處亦並有以處人是故容止取其可觀不至佞媚而妄以說人也言語取其可信不至煩易而辭費也又且持躬必謹不至侈而踰節接物必恭不至傲而侵侮與人必莊不至慢而好狎也蓋禮之於情也猶坊之於水也能約其情而無諂無驕則於

禮也其廣矣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此言行禮之本也君子學禮匪直以外之文而已必也脩身以踐其言斯慥慥篤實而可謂之善行矣惟行無不脩而言合於道乃禮之本質也葢質者文之所傳以立也禮必以忠信為質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此言禮在自重也學問之道固當無我然又不可不重其在我禮聞見取於人不聞引取人也所以然者禮聞人之來學不聞我之往教也案舊說上以為仕言下以為學言朱子曰此雖兩節其實互明一事今從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此言君子所以重禮之故也撙節裁抑之意禮體事而無不在是故愛為仁宜為義行仁義而有得為道德苟非禮則無以主乎敬而不可得而成矣身為教言為訓用教訓以正民俗苟非禮則無以善其規而不可得而備矣爭有曲直之分訟有是非之辨苟非禮則無以折其中而不可得而決矣君臣上下主乎義父子兄弟主乎恩苟非禮則無以明其分而不可得而定矣或宦或學以事其師非禮則情文扞格而不相親矣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則體統陵替而威嚴不行矣禱祠祭祀以供給乎鬼神非禮則精神渙散而不誠不莊矣是以君子必務為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之既明所以內而脩身外而治人幽而事神無不各盡其道也呂氏祖謙曰此只是一禮字孝經只是一孝字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案恭敬以

心言撙節以事言退讓以儀言凡皆禮之實恭敬為

本撙節退讓為用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此原禮所由始也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無幾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鸚鵡能為人言終不離乎飛鳥猩猩能為人言終不離乎禽獸者以

其不知有禮也人若無禮則口雖能言不亦猶然禽獸之心乎夫禮之大端以倫理為重惟禽獸無禮故至父子聚麀聖人憂人之或淪於禽獸也是故作而在上制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有禮而自别於禽獸此人道所由立也案天地之性人為貴知有禮而允蹈焉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也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此言禮之因時而起也禮以時為大人知禮至三王而備而不知其因時制禮有不得不然之故焉當三皇五帝在上風氣渾樸以德為先但貴德之及人而已次若三王之世風氣漸開其時之人務施而亦務報故先王因人情以制禮而所尚在於往來若往施而不來報彼則非禮來施而不往報此則非禮均非所以為交際之道也案此非重德而輕報施如老氏之見也蓋德不務報而禮則以報施為主使人亹亹

而不倦故曰禮得其報則樂又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利在天下而教實本於三王要亦因乎人情之自然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盈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此言禮之所係至重無人而不當學也人莫不喜安而惡危有禮則受益而安矣無禮則招損而危矣故

禮不可不學也夫禮必自卑而尊人以達此心之恭
敬是心也人皆有之雖負販至微當勞役之際猶必
有所尊焉而相讓於路况等而上之為富貴人乎故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至於驕盈貧賤而知好禮則志
不至於慴禮達分定而或慮其不安者未之有也案
人之氣盈與氣歉者志不立也若惟禮是好則内重
外輕而御境有權所以利用安身者在是矣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

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此言幼而從學至於成德始終之行也朱子曰陸農師點人生十年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下倣此艾髪蒼白如艾色人生以百年為期故曰期朱子曰期與朞字同周匝之義人之生也十年曰幼天性未漓貴乎有以養之當從事於小學以立其本焉二十曰弱

始成人而加冠三十曰壯血氣定而有室四十曰强
道明德立始可出仕五十曰艾德成吏事可服官政
為大夫六十曰耆時已稽久得以指事使人七十曰
老氣日以衰得以家事傳子八十九十曰耄而知已
衰猶夫七年曰悼而知未啓悼與耄雖或有罪而不
復加刑周禮司刺所云幼弱老耄是也百年曰期年
數已周凡飲食起居無不待養於人者於此有頤之
道焉聖王所以養老而民興孝也案人之一生每十

年而異其名使人知盛衰之候而血氣以定十年而異其事使人知進退之方而志趨以專聖人治天下所為因時教養而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此言大夫致事之禮也行役役使也安車一馬小車坐而乘者七十曰老而傳故大夫年至七十致還所

掌之職事於朝以避賢路若君重之而不得謝必賜之以几杖欲以安其體助其力也行役必給以婦人欲順其指使也適四方必乘以安車恐涉於勞勩也於他國則自稱老夫明其君以愛賢之故至今猶列於朝也於本國則稱名以與士大夫同朝嫌以尊者自居也他國或以疑事越國來問必舉王朝所須先君所行之舊制以告之不敢專以禮許人也案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觀七十致事一條君

有眷留優待之恩臣有謙退恭謹之節亦可以知禮與忠之一端矣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此言少事長之禮也凡有事就謀於長者則必操几杖從之以致其服勤之意若長者有問不辭讓而遽對即嫌於自是而非所以為禮也彭氏曰古之養老乞言授几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欲言政者君就

之况少者乎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此言人子事親之禮也凡為人子之禮所以事父母者無不備故於一歲也冬則溫之以禦其寒夏則清之以辟其暑於一日也昏則定之以奠其居晨則省之以問其安至於在羣聚儕輩之中一於遜讓而未嘗與爭又所謂不敢惡於人也案溫清定省皆孝之事至於不敢以一朝之忿忘身以及親則所以體親

心者至矣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此言孝為德之本也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二十五家為閭五百家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父在而為人子者至三賜受位雖尊貴之體宜備而不敢及車馬者其心蓋在自卑以尊其親

故州閭鄉黨見其實能敬親而稱其孝兄弟親戚見其實能愛親而稱其慈同官之僚友莫不稱其弟同志之執友莫不稱其仁同類之交遊莫不稱其信夫慈弟仁信為德不同而皆統於孝此孝所以為百行之原也案鄭氏訓不及為不受朱子曰左氏傳魯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路豹以上卿無路而不敢乘疑此不及車馬亦謂受之而不敢用耳若尊者之賜又爵秩所當得豈容獨辭而不受邪吳氏澄則曰賜與

也三賜不及車馬與坊記饋獻不及車馬同意亦可

備一解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

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此言人子錫類之孝也子之能孝其親者於父之執

友亦無所不致其敬焉故當其見之不謂之進則不

敢以進不謂之退則不敢以退不問則不敢以對也

夫於進退不敢專則一舉足而不忘乎親可知問對

不敢專則一出言而不忘乎親可知此所以為孝子之行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此亦言事親之禮也夫為人子者身父母之身即當心父母之心出則必告欲親知其所往也反則必面欲親知其已至也所遊必有常處而身不他往慮貽親之憂也所習必有正業而心不妄用慮違親之教

也至於恒言則不稱老蓋愛日之誠喜懼交併而不忍出諸口也案出必告者所以稟命反必面者兼省安否也夫父母於子之出入與所交所習時刻㢌念惟恐已之衰老而不克見其成立者往往而然然則父母既心乎子而子或不以父母為心可謂孝乎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此亦言事長之禮也先王制禮貴老為其近於父也

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有年長以倍者則以父事之所謂父之齒隨行是也有十年以長者則以兄事之所謂兄之齒鴈行是也有五年以長者則以肩隨之所謂行肩而不併是也如羣居五人則推年長者一人而異其席蓋地敷横席坐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應一人别席故必推長者當之也馬氏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見於步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

乃始於此蓋達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為順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此詳言事親之法也槩限量也為人子者居必别室而不敢主奥坐必偏坐而不敢中席行近左右而不敢中道立倚棖闑而不敢中門皆不敢當尊處也欲

順親志故食饗不敢自為限量恐失子道故祭祀不敢為尸聽不特於有聲於無聲視不特於有形於無形恆若親之將有教使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不登高恐致墜不臨深恐致陷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苟訾恐近讒不苟笑恐近謟也不服行闇事以欺人於所不及見不登阽危險以徼倖於所不可知懼貽不令之名以辱吾親也父母存不敢輕生而許友以死不敢好貨而有私財家事統於尊而孝以守

身為大也蓋為孝子者能刻刻不忘父母而有以誠其身則即日用動静語默之間而無忝所生之道無不在焉故曰身也者親之枝也不敬其親則傷其本而枝亦從而亡矣此不可以不察也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此言人子衣冠之禮也冠純謂冠飾衣純謂衣領縁為人子者父母俱存冠之純與衣之純不用素蓋飾乎冠者或綦色之組纓或雜色之縜緌縁乎衣者或

純以繢或純以青是也若夫年未三十而無父是為孤子至孤子而當室則有著代之義雖除喪以後必純以素併不若衆孤之純以采也蓋父母存則凡為子者有天倫之樂故全乎吉而冠衣皆尚乎文采父母没則為適子者有孺慕之誠故不忘乎凶而冠衣獨存其質素采之與素人以為其冠也衣也君子則以為此孝子之心也若心之哀樂不存而惟冠衣之有異固不足以為孝矣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此言蒙養之貴端也視與示同負劒謂長者稍俯其身如負劒也辟偏也口旁謂之咡幼子之性本無不誠當常示之以無欺誑之道所以養其性也至童子之所衣裘之温非其所宜裳之飾非其所便所以養其體也立必正所向聽不即於邪所以防其外而養

其中也若長者就童子而提攜以行則以兩手捧長者之手使習知尊敬之道也長者或於童子而負劒辟咡以詔則必掩口而後對使習知鄉尊者屏氣之禮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張子云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蓋教之既豫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

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此言敬師長之禮也先生年德俱高可為人師者長者但以年稱而已弟子從先生而行則不越路而與他人言尊不二也或遭先生於路則急趨而進正立拱手以竢恐有所教令也與言則對承其命也不與言則退承其志也若從長者而上於丘陵長者有所視則必鄉其所視恐將有問可即所見以對也登城則不敢手有所指城上則不敢口有所呼恐惑人於

屬耳目之地也夫登城者無論從長者與否皆當不指不呼由上丘陵而推之則此亦其類矣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户視必下入户奉扃視瞻毋回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此言為客之禮也遂盡也踖躐也將適主人之舍求毋出於固恐人無以應之也將上主人之堂聲必主

於揚欲人有以知之也如戸外有二人之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慮有密謀而避之也其將入戸則視必下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有視瞻毋或回轉不敢掩人之私也户之開者則入亦開户之闔者則入亦闔不敢違主人之意也猶有從後入者則雖闔而勿遂為嫌於拒他客之來也就席之時毋或踐屨貴其人也毋或躇席正其位也必摳其衣便於坐也必趨於隅明其讓也及坐既定而必慎其唯諾禮之所

為無往而不盡也案此所述假館與升堂入室即位之事莫不有禮存乎其間蓋人能收斂此心以曲體人心習之既久則言辭動作之不得乎禮意者少矣

日講禮記解義卷一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郝爾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

曲禮上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此言臣事君之禮也門中橛曰闑闑東為右主人位在門東客位門西由闑右不敢為賓也大夫與士出入於君門皆由闑之右而不踐乎閾敬無不在也案此乃大夫士自事其君之禮若適他國聘享者不然

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惟私事故以臣禮入至公事則以公禮入矣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此言主客交盡之禮也凡者通貴賤而言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士庶人一門寢門最內門也為猶布也肅手至地若今揖也拾猶陟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凡主人迎客而與客入者自大門以至寢門每門必讓客令其先入客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復入為席然後更出迎客客再辭不敢當主人乃致肅於客而先入以導之主人入門則從右客入門則從左蓋門皆南向入則東右而西左主人從右所以

不就東階客從左所以就西階客若降於主人之等不敢當客禮則就主人之階於東必主人固辭然後客乃復就西階至登階之時主人與客讓而欲其先客不敢當主人乃先而客繼之其陟階之級則兩足前後聚合步步相繼而上主人上於東階則先右足客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盖欲相鄉而不相背也棨先王制禮皆以恭敬辭讓為本故賓主於出入登降或先或後或左或右之間而交盡其道如此詳於入則出

亦可知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此言行坐授受之儀也帷幔薄簾也武足迹也行而張足曰趨張拱曰翔趨足容翔手容也朱子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因反蹠而坐於其上跪與坐小異跪有危義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凡見尊者以疾行為

敬然有不必趨者卿大夫家用帷士家用薄其外無人則舒其敬而不趨矣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容步則不趨矣有不敢趨者執玉之重或恐失墜則不趨矣夫惟堂上不趨故每移足半躡之而為接武堂下可趨故移足各自成迹而為布武至於室中之地尤迫非但不可趨也并不可翔矣與敵體之人並坐宜遜讓而不敢横肱恐其相妨也授受之際彼方立則不跪以授之彼方坐則不立以授之恐煩其俯

仰也案此諸事惟横肱為不敬耳若趨也跪也立也皆所以致敬於人然不得其宜則為諂為瀆恭而弗近於禮矣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此言掃除之禮也糞除穢也扱斂取也凡幼者為長者糞除其初必置帚於箕上以便兩手奉箕掃時則一手執帚一袂障帚卻步而行且掃且遷不使塵及

長者掃畢則以箕自向而扱取之皆所以委曲致敬也呂氏大臨曰古教養之道必本諸孝悌孝悌之行常在於灑掃應對之際蓋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案聖人之道徹上徹下原無精粗本末之分而其初則自小學入故即灑

掃一事可以見之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此因設席而詳言其禮也衽臥席也函容也布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函丈云者即所謂遠近間三席也將為長者設席則

以兩手奉席狀如橋衡而有不敢慢之心焉其設坐席則請面欲何所鄉設臥席則請足欲何所趾而必順尊者之意焉其布室中之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則以南方為上蓋以近奥為尊也凡飲食席不相對若非飲食之客而為講問之客則布席中間共容一丈使足以指畫也即席之禮主人敬客故跪而正席客不敢當則跪而撫席以辭客敬主人故徹重席主人欲伸其敬則不聽其徹而固以辭

主人敬客故必俟客之踐席將坐而後坐客敬主人故必俟主人有問而後荅若不問則不先舉也案席之為制有次席繅席莞席萑席之異名五重三重再重之異數今雖平常飲食與講說之席所用宜為萑席與再重而其委曲謙謹猶若此則禮之於賓主也可知矣又案古者室中之席以近奥為尊昏禮同牢之席夫西婦東及此記所言是也堂上之席其南向者以東為上昏禮醴賓改筵東上鄉射禮乃席賓南

面東上是也北向者亦以東為上燕禮諸公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是也東向西向之席則皆北上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大射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是也唯堂上神席則南向西上以别於人飲射主人之席西向介席東向則皆南上以别於賔及僎耳舊注左右陰陽之説恐未然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虚坐盡後食坐盡前

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此又因即席而詳其禮也齊衣下縫也摳發揚貌蹶行遽貌盡與儘通執端慤貌儳猶暫也非類雜也古昔以時言先王以人言將即席之時當安詳而毋有怍容兩手摳衣務使地離下齊尺許而免躡跌衣毋發揚足毋行遽遇先生書策琴瑟當已之前必跪而遷之戒勿踰越虛坐則儘席之後以致恭食坐則儘

席之前以致潔其於坐也既當安其身又當執爾顔
長者言不及則毋儳言也既必執爾顔又必正爾容
長者如有言則聽必恭也其坐而言也毋或勦說毋
或雷同必法則古昔之格言稱述先王之實事不苟
同於人不敢異於古也𥠖勦說雷同為言者之通患
而尤不可以對君父觀於大禹謨之述帝堯伊訓之
稱成湯周公之稱我聞在昔述殷三宗周文王與孟
子之非堯舜不敢以陳則臣子之敬其君者將欲則

古昔而稱先王宜必有道矣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
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
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
不叱狗讓食不唾
此言侍坐之禮而類及於賓主也跋本也侍坐於先
生者先生如有問焉必俟既終而盡得其旨然後置
對不敢參雜先生之言也坐之時或請所業於先生

而欲以傳其學則必起或請所益於先生而欲以卒其業則必起凡弟子之於師與子之於父而敬心惟一故子於父召無諾弟子於先生召亦無諾即唯而起也侍坐於所尊敬者必坐於席端使無餘席欲親近而應對審也如見同等則不起統於尊也燭至而起時之變也食至而起禮之節也上客至而起從尊者而致敬也燭將盡則更之而藏其殘本不使客見恐客以夜深主倦而辭退也在尊者之前不敢叱狗

恐以至賤駭尊者之聽也當讓食之時不敢唾嫌於鄙主人之饌也案曲禮有稱先生者以教言也君子以德言長者以齒言所尊敬則有德有齒而且兼以位言矣同一致敬之心而分别如是欲學者虛心體驗而不失乎禮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此言侍君子之禮也撰猶持也侍坐於君子若君子氣乏而欠體疲而伸撰取杖屨以為行具顧視日晷以卜蚤暮凡此皆為厭倦之容則請出以息之所以體君子之心也侍坐於君子若君子所問者更易事端必起而後對所以重君子之問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俟空閒願有所白事其為事之密者可知則居左者屏於左居右者屏於右待言畢而後出侍不敢干君子之私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此言容止服御之禮也淫流動也遊行也跛偏任也箕展兩足如箕舌也以髮益髮曰髢古人重髮以纚縚之婦人以髮多為美故加髢男子但取斂不得加髢嫌為婦飾也免去也冠常在首不可去也褰揭也人之一身無時無事而不範於禮故頭容直毋側耳以聽也聲容靜毋高急以應也目容端毋流動邪眄

也身容肅毋怠肆荒縱也足容重行毋倨慢也立如
齊毋偏任一足也坐如尸毋兩展其足也寢不尸毋
覆臥也凡所以正容貌者如此抑且首必斂髮而毋
加髢以為美冠常在首而毋免以自便衣以飾體雖
勞而毋袒以息倦裳以副衣雖暑而毋褰以取涼所
以正衣冠者又如此案人之患在乎狥其意所便安
而不由於正若視聽遊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有不
坊焉則將僾焉而不可以終日矣禮也者既以正人

之心又以正人之體内外交養為敬義夾持之道斷不可以斯須而去乎身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此言侍長者脫屨納屨之禮也侍坐於長者其所著之屨不敢上於堂必解而後升懼瀆尊也所解之屨不敢當階必置諸偏處懼妨後也將退則就屨所在跪而取之必退屏於側面向長者而著屨以明敬也

至屨之末著必跪而遷將著則不跪而但俯而納者所以便著也鄭氏注曰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朱子以為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而不敢背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此泛言坐立之禮也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如有二人並坐並立則毋往而參焉有並立者慎毋出其中間蓋不涉於干人之私傳所云擇地而蹈之

是也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此類言男女遠嫌之禮也枷與架同問問遺也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梱門限也纓與幼所佩之香纓不同女子子重言子者男子女子爲男女之通稱故重

言子以見其爲子也男女主於有别坐各有處不雜坐也置衣服各有具不同椸與枷也況潔理髮各有器不同巾與櫛也有所授必奠於地而後取之不親授也叔嫂之間不相問遺諸母之列不使漱裳也内外有限男所言不入於梱以内女所言不出於梱以外也女子既許嫁即繫以纓示有所繫屬處之於梱内之别室非有喪疾災變之大故男子不入其門也凡一家之中若姑若姊妹若女子子已嫁而反爲之

兄弟者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也且微特兄弟而已雖父與子猶不同席則姑姊妹可知也案禮始於謹夫婦而别男女者尤為始之始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此禮之所以貴乎有别也與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

使某羞

此言男女正始遠嫌及問遺之禮也名謂男女之名告於君者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凡判妻者皆書之是也昏禮納采而後問名非有媒氏之往來則不相知名也納吉而後納徵非受幣而分定則不交不親也故娶婦而有日月則媒氏書之以告於君女家受之而齊戒以告於鬼神娶婦之家更設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凡所以重慎男女之别也同姓有一本

之義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為然故娶妻不娶同姓若買妾而不知其姓則必卜之以不同者吉而同者凶也寡婦之子非有竒才異行卓然為衆所知則弗與為友以遠嫌也昏者不賀以其著代然既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有不可廢其辭則曰某子使某聞子有賓客之事故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羞者特以佐其供具之費而已仍不云賀也案夫婦之道不别則不親猶天地之道不判則

不合也有别之所以屬於智者以此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此言禮之貴本也禮必以財而盡其文而貧者則不以貨財爲禮禮必以力而將其事而老者則不以筋力爲禮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以所不能備不强人以所不能行禮者敬而已矣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異

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此類言制名與字之禮也子生三月父則名之名之取類不一若以國則慢君以日月則慢天以隱疾則慢身以山川則慢神皆非所以教敬也况常語易及避諱為難故皆不以名其子焉名之外有氏男與女各序其次以為伯仲叔季而不相干雜所以明有别也名之後有字男子年至二十既冠而後字之所以

責成人之禮也夫既有氏與字以代其名則人皆尊其名矣然有必當稱名者家無二尊子在父之前則無長幼皆名而不稱伯仲國無二上臣在君之前則無貴賤尊卑皆名而不稱爵位不敢致其私敬也若女子之有笄猶男子之有冠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然後從而字之也桒春秋傳申繻之言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蓋重其名者欲使顧名而思義也即名與字而必致謹焉禮之所

為起教於微渺者此亦其一端矣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此言設饌之禮也渫烝蔥也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中屈曰朐兩端曰末凡進食之禮位置各有其宜左為肉帶骨之殽右為純肉而切之胾食以燥而居左羹以濕而居右必言居人左右者食以食羹

為主故近於人也膾炙為饌之異則處殽胾之外所以崇之也醯醬為食之主則處殽胾之內所以進之也蔥渫乃加豆之菹則處席之末酒漿從右濕之類則處羹之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脯脩處酒之左於左之中又分左右以食脯脩者先末右手取之為便也鄭氏康成曰殽在俎胾在豆酒漿處右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

客祭祭食祭祭所先進餚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

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此言卑客受食之禮也延導也殽鄭謂通胾膾炙而言呂氏謂專指殽而言如舉幹舉骼舉肩之屬辯徧

通虛口食竟而飲酒漿以蕩口也用酒曰酳用漿曰

漱為客者若降於主人之等則不敢當客禮食至必

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亦起而致辭於客然

後客乃復就坐也每食必祭卑者不敢先必待主人

延之而後祭祭食則祭所先進各以殽之次第而徧祭之禮食三飧告飽須勸乃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導客食胾自胾之外為加豆既食胾然後可徧食殽也若主人食殽未徧則客雖已徧猶若有待而不虛口此是降等之客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故其禮如此蓋非所施於敵者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此言少者侍食之禮也饋進饌也侍食於長者是長者為主人而侍食者毋敢視賓客也惟主人加禮而親饋則拜而食以答主人之敬若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案侍食於長者與侍飲於長者同故鄭注云勸長者食耳孔疏則謂從尊長而為客義亦可通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

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决乾肉不齒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此類言飲食之禮也澤汗也咤以舌作聲也反還之器中也口取曰嚃絮謂調和也刺猶剔也歠詳味之也一舉併食曰嘬張子曰卒食至客坐當在前文客不虛口之下禮以讓為本以不見惡於人為敬若共食不至獨求其飽則以非讓也共飯不至汗澤其手

則以取惡也毋摶飯以其貪多也毋放飯以食之無節也毋流歠以飲之無節也毋咤食嫌其聲之惡也毋齧骨嫌其貌之慢也毋反魚肉以為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以賤主之物也毋固獲疑貪於食也毋揚飯疑於欲食之急也飯黍毋以箸宜用匕也毋嚃羹宜用梜也毋就器而調其羹毋以物而刺其齒毋舍羹而嘗其醢所以然者客若絮羹主人必至辭以不能亨容若歠醢主人必至辭以窶也殽胾之類其肉

尚濡則可以齒決脯脩之類其肉已乾則不可以齒
決各從其便也炙宜細齧毋併食之亦戒貪也至於
卒食凡降等之客從席前跪親徹飯齊以授贊助進
食之人是所以敬主人也主人起辭不聽親徹然後
客坐又所以答客之敬也夫飲食者人之大欲也聖
人制禮必兢兢乎慎之而教敬也有其道養廉也有
其道興讓也有其道然後流湎之失饕餮之風庶乎
息矣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此言少者侍飲之禮也尊酒尊也飲盡爵曰釂侍飲於長者酒進之時必起而拜受於陳尊之所蓋以尊向長者見恵出自長者也長者辭而止之少者乃還歸所坐之席而飲如長者飲未釂少者猶不敢以遽飲也若長者有賜則少者賤者直受而不辭不敢亢

禮也尊陳尊之所如鄉飲酒尊於房戶之間燕禮大
射禮尊於東楹之西之類古之飲酒少長咸在而受
爵必聽於長者飲酒必後於長者皆所以教敬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
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此言受賜於君之禮也勸侑曰御溉洗滌也寫者傳
他器中也受賜於君則重君之賜併物與器而俱重
如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即懷藏其核不敢棄君之

惠也侍食於君而君賜之餘惟器之可溉者不寫其餘皆寫而後食不敢褻君之器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此言禮制之有變通也餕者食餘之名祭祭先祖也梜箸也祭以昭敬故餕餘不祭雖父不可以祭子夫不可以祭妻況其先乎少者侍尊客而食於主人雖殽膳重列而不辭雖偶而坐而亦不辭者辭之則疑

於長者也凡羮之有菜者用梜若鉶羮是也其無菜者直歠之而不用梜若大羮是也案君賜必祭禮之常也而餕餘則不祭矣客必辭讓亦禮之常也而御同偶坐則不辭矣古人進食多以匕箸而羮則有用有不用矣禮惟其宜故曰觀會通以行典禮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此言削瓜之禮也削刊去皮也副析也巾覆也華半

破也累倮也疐與蔕同疐之去疐也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之也凡公庭禮會之時為天子削瓜者析為四解以細葛覆之而進禮之所為獨隆也諸侯則華而中裂之覆以粗葛大夫則裸之而不用覆至於士但去疐而已不加削也庶人但自齧而已不橫斷也戴氏溪曰天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削瓜者其嚴若此此禮之所以辨於微而示人以上下尊卑之義者切

矣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此言親有疾及凡有憂有喪之禮也齒本曰矧側特專單也人子當父母有疾則冠者不櫛忘其飾也行不翔不為容也言不惰不敢慢也琴瑟不御不以所樂忘所憂也肉不至食多而變味酒不至飲多而變

貌心不存乎飲食也不大笑而見齒本不甚怒而有罵詈若此者並以憂父母疾也故必父母疾止然後憂散而復其常至於有憂者之坐則坐必獨席有喪者之坐則坐必專席又可推類而及之矣案冠者不櫛言冠者以別於童子矧亦作矤許氏云笑不壞顔曰矤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

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此言饋獻之禮也佛捩轉也水潦既降則魚鼈易得故不以獻也初獲之鳥恐喙傷人故獻者佛其首若畜鳥則性已馴而勿佛也車馬不上於堂獻者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矣甲大胄小獻者欲舉其一而執之則莫若胄矣獻杖者必執杖之末以便於主人之受也獻民虜者操右袂防其有異心也獻粟則執

右契書契先右以為尊也獻米則操量鼓鼓即量之器使知米數也獻熟食者操醬齊以其為食之主也獻田宅者操其所書丈尺以致於人使知多寡之數也胡氏銓謂古者田宅官制其籍本不屬民今得獻之者疑出漢儒所記一說如郈成子分宅以居之之類其曰獻者假人使如有之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

左接下弭弣與客並然後受

此言遺人弓之禮也簫弓頭稍剡差斜似簫弣把中也尊卑垂悅朱子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悅也凡以弓遺人者張弓則使筋在其上弛弓則使角在其上弓體角内而筋外取其勢之順也主人在左故客右手執簫而左手承弣以授主人客主無論尊卑於授受之際皆須稍磬折而見其悅之垂若主人拜而謝其恵客以弓猶在手不能答拜則還

延而離於所立之地以避之主人自受弓由於客之左則卻左手以接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蓋此時主與客並南鄉而立然後乃受也桑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故所以致其鄭重者若此

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劒者以

袂歙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此言獻贈授受之禮而並及爲使之儀也首劒拊環也劒鋒爲末鋭底曰鐏平底曰鐓效猶獻也禽贄也兩手曰掬揮振去餘瀝也苞裹苴藉皆謂魚肉之屬圜曰簞以盛飯食方曰笥以盛衣裳問猶遺也客在右主人在左進劒者以首向左欲主人之便於受也進戈者前其鐏以授主人而後其刃以自向進矛戟

者亦前其鐓皆不欲以鋒刃向人也進几杖者必拂去塵埃以致潔效馬與羊者以豢畜易制則右手牽之效犬者患其噬嚙則以右手禁備而左牽之執禽為贄必左其首禽以首為尊也卿執羔大夫執鴈則覆以繢畫之布又貴者之儀也珠玉為重寶受者以掬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以衣袂承接不露手也玉爵亦重器飲者弗揮防失墮也此皆親獻之儀若使者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於受命之時即當操持諸物

習其威儀進退一如為君使者之容則臨時不至失禮而可無辱命矣案此諸事皆與前章獻魚鼈之類同意總見行禮者不惟貴於有物而必貴於有儀儀若不稱乎物是為非禮之禮君子弗由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